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鑷傳  
第二十一回 妝鈿鑷亦換禪杖 盡勾獸又歸真人

卻說小真人主意定了，遂即收拾行李起身。但見花木俱沒，四壁一空，妝鈿鑷在那裡丟著，埋沒土掩，也暗淡無光。小真人想道：「這是弓長兩傳家之物，被我祖師設法弄來，說他是件好寶貝。我今日看他，也是不中用的東西，少不得帶他鑽雲洞去，聊以防身。」收拾包裹停當，遂帶著往鑽雲洞去了。一日打堆金一所過，忽想起黃、白二人是他父的厚友，既到這裡，望他一望。遂到積玉洞中，見了黃、白二人。黃、白二人問道：「你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」小真人道：「自我祖師一去不返，撇我隻身一人，無處著落。今承瑞香仙子與出寶大官人指引，去鑽雲洞投丟清祖師。」三人說話，只見妝鈿鑷倚在真人背後。黃、白二人道：「此是何物？」小真人道：「此是弓長兩的妝鈿鑷。」二人問道：「幾時落到真人手中？我二人何以不知？」小真人道：「是遺失在躲軍洞中，我祖師因而得之。」二人道：「有一言相告，不好開口。」小真人道：「有何見救，直言無妨。」二人道：「凡你洞中之物，在我二人身上，剝取了□有八九。想當初與祖師相交，契同一體，凡有用處，再無抗拒之理。祖師叫俺清晨出去，晚上就要回來。今日使往東，明日使往西。無論大小物件，必要帶幾件回來，斷無空回之理，所以你洞中的物件，我二人無不知者。自祖師去後，真人也不在俺二人身上留心，反把俺二人所取之物，都白送了別人，並不曾贈俺二人一件。今欲借此鑷，以為小洞之光，未知肯見賜否？」小真人道：「既蒙見愛，情願奉上。但我離了此物，路上將何防身？」二人道：「我這裡有件東西，可以用得。」遂即取出來，乃是柏生發的皮禪杖。遞與真人道：「此物可以為護身之符麼？」小真人道：「路途遙遠，不知幾時才得到哩。」二人道：「真人通不必憂心，我這洞裡還有一頭閒坐驢，乃是丟清門下之物。柏生發今日不用，你今騎去，豈不甚好？」小真人此時落個皮禪杖，又添個盡勾獸，辭了黃、白二人，去投丟清祖師。

那日行到一座山上，遠遠望見大樹之下，有一人在那裡歇著。及到跟前，小真人看見是買山貨的玉無點。遂下獸來，將獸拴在樹上，二人相揖而坐。正說話間，忽有一人慌慌忙忙的來了，玉無點看見。便站起來問道：「你失失悵悵，還是為那事哩，你歇一歇走。」那人應諾一聲，說：「我去罷，我去罷。」小真人遂問玉無點說：「這過去的是誰？他是為著嘸事哩？」玉無點說：「此人的來歷，你不知道。他是毛穎山中人，姓史，幼年曾作龍陽生涯，積蓄有了幾個本兒，年年也買些山貨。當初未發財時，人都依著他的姓耍他，與他送個號兒，叫做『史一頭』。蓋請寫『吏』字，先用『一』字起頭也。到後來他發了個財兒，人就不叫他史一頭，便叫他『吏去一』。蓋為之去其一頭史也。」小真人說：「他有何事？」玉無點說：「他昨年來買山貨，把他的妻子亦帶得來了。他的主人於岑樓，與他放了些許八頂□的帳。那日他出外去討，於岑樓趁他不在店中，將他的妻子拐向芙蓉洞裡去了。他慌慌忙忙，是向芙蓉洞找他的妻子哩。」玉無點說罷，哈哈笑道：「他從前是史一頭，今雖改為吏去一，到底是一頭史哩！」玉無點又問小真人說：「你如今是向那裡去哩？」小真人說：「我因無安身之處，聽說苦海鑽雲洞大開法門，廣收迷世眾生，我是向那裡去哩。」說罷。站起來與玉無點作別。小真人又騎上盡勾獸，向苦海鑽雲洞投那丟清祖師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真人一心去鑽雲，堆金山，遇故人。妝鈿鑷換成皮禪杖，盡勾善上空沉吟。跋山涉水苦海去，莫愁難進丟清那法門，這樣人，雖是自己無打算，也是他父祖奸險、出放時傷了良心。

江湖散人曰：去尋丟清過金山，鈿鑷撇卻要皮禪。鑽雲得此盡勾獸，何愁難到苦海邊！